大山有记忆

□缪群舟

秋天的黄杨尖天高气爽,枫叶似火。野果树枝头沉甸甸地缀满了红的、紫的、乌的果子。秋阳暖暖的,照得人仿佛穿行在春涧小路。

山风欲来,记忆犹新。五十年前的那个秋天,山上来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。他们背着粗布袋子,拎着竹篾篮子,扛着乌亮铁锅子,绕过崎岖山路,到达了黄杨尖顶峰。孩子们激动地唱起: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,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,爱祖国,爱人民,鲜艳的红领巾,飘扬在胸前……”这嘹亮的歌声顿时响彻在整个黄杨尖上空,回荡在黄杨尖的群山深谷。

他们是一支秋游野餐的队伍,来自大山下的松山小学,一会儿大家就忙开了,自行分队、分组、分工。男生们像机灵的小猴搬石头垒土灶,找水捡柴。女生们像勤快的小蜜蜂淘米,炒菜,烧饭。小伙伴们快乐地做着大自然的小主人。那些不会烧柴火的女同学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,直流泪水。有的男生们在不经意间脸上涂上锅煤,黑一块,白一块,像个唱大戏的小演员。大家有说有笑吆喝得特别开心。

一阵开饭的哨子响起。小伙伴们吃着亲手做成的饭菜,特别有味,特别清香。忽然,一位五年级的男生坐在地上很伤心地哭了。这时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穿一件灰色中山装,两鬓露出几根白发的中年老师。他是五年级的班主任夏敏辉,他弯下腰,蹲在地上,耐心地问清事情缘由:他们五人组合,其中一位同学捡柴时路走远了,没有听到开饭的哨子声。回来迟了,看到锅里的饭菜全空了,四个同学把饭菜吃光了,有一位同学吃了三碗多米饭。他又饿又气,就坐在地上大哭。夏老师没说什么,用手摸摸吃了三碗饭的同学的头说声:“傻孩子。”起身瞧着周围同学锅里剩饭也没了,就拉起还在抽泣学生的手向附近部队的驻地走去。孩子一边走一边用袖子擦着泪水。走不了多远,孩子狂甩掉老师的手,坐到路边草地上不走了。夏老师停住了脚步,蹲下身子,坐到学生一旁,小心挪开孩子的手,发现他的手背被藤刺划破了几道血口。他掏出手帕为孩子包扎上,从口袋取出两粒大白兔奶糖,放到孩子的手掌上。奶糖是大女儿在他回学校时执意塞到父亲口袋,是叔叔从上海寄给她的生日礼物。女儿不舍得多吃,留给父亲两粒,取手怕时夏老师才记起来。孩子太饿了,剥开糖纸就吃,浓香的奶糖让孩子心情平静多了。夏老师扬起学生的手说:“走,找饭去。”孩子满怀期望跟上老师。他们到食堂和战士说了情况,小战士为学生煮了一大盆香喷喷的水饺,卫生员战士也为学生包扎了伤口。当两人走出部队营房时,学生仰起头对老师露出了笑脸。倘若不知情的人见到还以为山上走着一对父子呢。

返回路上,年轻的陈香云老师疑惑地问夏老师,为什么不批评那四个学生。夏老师意味深长地说,秋游登山一年一次,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,他们会早早起床,有的学生早饭也没吃就到学校。几个小时的爬山,又扛着笨拙的锅子,已经很累很饿了。他们又在长身体,胃口好,饭量大,多吃点饭也是常事。恰当时候,找他们谈谈就可以了。

香云知道夏老师家有四个女儿,三个正在上学。妻子长年在家养病,家中一切都由大女儿打理。他平时生活极简单,冬天时只穿一件单衣单薄的旧棉袄,外套总是一件褪色的中山装,那件中山装一穿就是一个冬天。故他对农家的孩子多了几分关爱。学生做错了事,他从不大声训斥,总是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。他常说身教胜于言教。

有段时间夏老师看到学生每天只捧课文书,没有其他课外读物,就和校长商量开展了一次“学雷锋捡废铁”的活动。各年级老师和学生把捡到的废铁兑换成现金,再把现金换成课外读物。学生在午间和班队课到阅览室读自己喜欢的读物,以激发学生了解课外知识的兴趣。活动结束后,他写了一篇演讲稿,题目是《美丽的政治之花结成丰硕的经济之果》。文章开头写着:黄杨尖上顶青松,山下孩子学雷锋。这篇演讲稿让这个不起眼的松山小学获得一次校级先进。

星期天夏老师很少回定海的家。他会带上几个学生或者独自去爬山,上松山村清子湾、日树湾、牛鼻岭,累了坐在山中地头看老农种菜、种豆、种麦、种瓜、搭棚、砍柴,与老农聊天、聊地、聊山、聊水、聊人、聊事。然后,他把自己登山的所见所闻、所想所感写成文字,作文课读给学生听,让他们体会如何描述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,描写山中自然的景色而文章内容不会空洞。

一次放午学。香云老师刚要跨出校门,后面传来一声“陈香云”的喊声。香云回头一看是夏老师。他微笑着说:“恋爱了。”香云心一惊,脸上红晕一阵,含羞低着头,眼睛只看地,像个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学生。“星期六下午我看见你送一位年轻的海军战士在车站。他上车时,你不断在车窗外招手是吗?要好好把握哦,去吧!”话语里充满着一种父亲的亲切。香云点点头,飞一般地跑出校门。这时她可担心了,这样的传闻八卦是大家热门的话题,夏老师如果将她的秘密传开,那可好事多磨了。一天过去了,一个星期过去了,一个月过去了,一个学期过去了。香云老师知道夏老师是个可信赖的人。

暑假一晃过去了。新学期开学时夏老师已经调往别的学校。数年也没见到他。香云想也许缘分是注定的,走过就走过了。人海苍茫重逢真不容易。怪不得南唐李煜留下: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的诗句。但是夏老师曾经走过的那段生命历程将会留在松山村的那片土地上。因为大山有记忆。

旧时峻头街

□力女

现在的六横峻头街,可变了大模样。宽阔的街道两边是商店、超市,各类商品琳琅满目,要有尽有。商业区中心有专门的峻头农贸市场,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蔬菜,有鱼货摊、肉类摊,还有特设的自制点心、年糕、青饼、馒头摊位。商业区四周是一幢幢新建的漂亮的居民住宅楼。我随着攘来熙往的人群,不知不觉来到了原峻头西街的古井边,发现铺在井台上的红石板不见了,浇上了水泥,进行了修理。古井虽然长满了青苔,但是井水还是与过去一样清澈见底……

瞬间,旧时的峻头老街的模样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虽然时隔七八十年了,但是老街的旧模样和一些往事使人印象深刻,没有淡忘。

峻头,因当地有条山峻,居民聚居山峻东头,故名峻头。历来是六横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所在地和文化、商贸中心。

六横出现坐商至今约150年了,清末民国初形成峻头、张家塘、余姚房三自然集镇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当时的所谓峻头街道是成“丁”字形的老街,称之为上街,下街。上街200米长,下街约长100米。街道狭窄,多则10余米宽,少则不足10米。街面是用鹅卵石或者是用红石板铺成的,上街又分东街和西街,街的东端是六横区中心小学。西端是一口水井,井的上方是一间钟表修理店,店主是位盲人,专门修理钟表。

街道两边都是木质结构的陈旧低矮的瓦房,这就是店铺了,主要店铺设在上街。据《六横志》记载:1940至1941年为鼎盛时期,峻头街较大店铺有立成、允兴的南货店,泰兴、仁丰的百货店,仁成、复兴布店,蛙和、万兴和东福杂货店,泰山堂、万灵堂和天益药铺(均有坐堂中医师诊病)等40余家店铺。曾在1943年农历四月初八,遭“海上特别队”洗劫,峻头街所有布店里的棉布被抢去200余匹。事后,一些店家忧心忡忡纷纷外避或关闭。至解放前夕,经营惨淡。

解放后有所发展,上街两边开设了各种店铺。有大饼、包子店,小杂货店,有医生坐堂的药店,铁匠铺,铜匠店、箍桶店,篾竹店,豆腐作坊,钟表修理,剃头店,裁缝店,刻字喷印店,布店,米店……下街主要是肉摊和鱼货摊。

街道还增设了农贸集市,周围农民种植上来的蔬菜或一些农副产品都到峻头街来设摊销售。没有专门的农贸市场,摊位设在上街的街道两边。摊位不够了就往下街摆放。那个年代不收摊位费,来得早的摆在最热闹的地方。

每天东方发白,周围的乡村老百姓都会来峻头街赶集,那个时候,离峻头街路途遥远的龙山、五星片都没有市场,那里的老百姓只好翻山越岭的,肩挑背驮的赶到峻头街来进行买卖交易,狭窄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。每天集市只有一个上午,大约四五个钟头,到了十点钟后,农民的菜摊子开始逐渐收摊,还未卖出的蔬菜,要么降价卖,要么带回家自家吃,要么明天再来卖。这时,赶集的人们渐渐散去,喧闹声,叫卖声渐渐消失了,百米长的街道也就慢慢地冷静下来。

那时,六横岛驻着一个团的部队,团部就在峻头街不远的坦岙。部队吃的蔬菜也要到峻头街上来买,特别是驻在台门老鹰嘴那些偏远的部队来到峻头街买菜着实不便,来回需要一个半天。于是,街道附近的荷花蔬菜队专门种植各类蔬菜,供应给部队,供应给市场,并由队里社员义务将蔬菜送到部队伙房。直到80年代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。这个蔬菜队不仅谱写了一曲曲拥军的颂歌,而且带动了全村的蔬菜种植业,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。荷花村便成了岛上有名的“蔬菜村”。

街道中间的大饼油条、包子店,由于街道狭窄,整条街道弥漫着油香。那时的大饼、油条、糖糕、包子,只有几分钱一个,热气腾腾的豆浆也只有几分钱一碗。早晨,来店内吃早餐人纷至沓来,多数是上街来买卖的人,有店铺里的职工,机关工作人员,学校老师等,但是,像我们农家的孩子是很少光顾。

大饼店的斜对面是篾竹店,店内其中有个“独脚”篾竹师傅,住在峻头街附近。他只有一条腿,我问他还有一条腿是怎么没的?他说,一次日本鬼子的飞机扔炸弹,在逃避的途中被炸掉的。一根拐杖夹在腋窝下,却站立很稳,劈毛竹、削竹篾非常敏捷利索。附近的村民认为他篾竹技术好,都喜欢请他到家里做篾竹活。要是翻山越岭,他拄着拐杖也像我们健全人一样行走迅速,于是“独脚过岭”成了六横岛上的佳话。

有一间铜匠店,店主是人称“阿土铜匠”,他是个有名气的老铜匠师傅。周围的百姓家里有东西坏了,都会叫他修补,店内堆满了需修理的铜茶壶、铁镬等。我儿时上峻头街,就喜欢站在铜匠店前,靠着门框看阿土师傅补铁镬(锅)。他先把一些碎铜放在小炉子里,“啪啦,啪啦”拉着小风箱,鼓吹着风,炉火纯青,一会儿,碎铜熔化成了通红的铜水。师傅用长柄勺子,勺一粒丸子状的火红铜水放在模具窝中,阿土师傅提起模具迅速地将铜水不偏不倚地按在铁镬的破损处,没多少时间一口铁镬就补好了。阿土师傅的脸上、手掌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。阿土师傅还有一个绝招,用针刺疔疮,尤其是后脖颈生疔疮,本地人称疣疔,长起来很痛,阿土师傅用针对着穴位刺一两下就好了。

我上学每天要经过峻头街,走到西街豆腐店门前,就会看见一条长长的毛竹杠子做的凳子。豆腐作坊是位姓蔡的师傅开的,每天早早起来磨黄豆,做豆腐。那个时候要买豆腐渣的人比买豆腐的人还要多,豆腐渣数量有限,只好排队购买。买豆渣的人凌晨二三点钟就要站立着排队了。蔡师母是个好心的人,看到站着排队很吃力,于是,她买了一根毛竹,在门口搭了条毛竹凳,可以坐着排队了。我记不清多少次了,跟着母亲去坐着排队买豆渣,因为豆渣便宜,能省钱。至今我还记得那条毛竹凳的模样,长长的毛竹筒,两头搁置在低低的木架子上,久而久之,毛竹筒被坐得油光发亮;同时仍然记得蔡师母的模样,矮矮的个子,胖乎乎的身材,整日乐呵呵的,她的笑声能响亮着一条街呢!

走过豆腐店就是缝纫店和鞋店。街的西端是口水井,旁边有一间钟表修理店,店内的墙壁上挂着已经修理好的有大有小的挂钟,柜台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闹钟,都在“的答,的答”地转动着。修钟表的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。他居住在峻头胡家,名字叫“胡美岳”,从小失明,看不见东西,但他有一双灵敏的手。我发现他全凭两只手触摸,用两只耳朵细听。他娴熟地使用着那些小小的修理工具,一会儿摸摸,一会儿侧耳听听,一颗颗螺丝或螺帽不偏不差地拧了上去。那个年代,以修理挂钟和闹钟居多,很少修理手表。盲人能修理钟表是少有的,实在让我们觉得是一件新奇的事情。后来,“盲人修钟”又成了六横岛传说中的奇人。

下街主要是肉摊和鱼货门市部。在记忆中,那时的猪肉7角钱一斤,肉买完了就收摊。杀猪的,我们称为“杀猪屠”,上午将猪肉卖出后,下午背上一支长长的大秤,走村串户地去收购活猪。鱼市部专卖各种鱼货,带鱼1角一斤。那个年代,因为没有冷库,没有冷藏设备,鱼市部门就向民众收购冰块来冷冻鱼货。到了冬天,天寒地冻,池塘、河流、水库结了冰,周围的村民就冒着刺骨寒风敲冰、捞冰买给鱼市部门。虽然,冰价只有半分或1分一斤,但是,村民们也乐意去争点微薄的收入。

那个年代,到了晚上,街道两边多数的店铺很早就打烊关门。铁匠铺熄灭了炉火,停止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,街道上的包子、大饼油条店的油香味也已经飘散而尽,只有几家小杂货店,水果摊,闪着光亮。百米长的街道,几盏煤油灯、几支蜡烛摇曳着暗淡的光亮,行人稀少,显得萧条、冷清。

随着改革开放,经济不断发展,80年代峻头街道得到拓展,在原下街拓展了一条新街道,宽度为18至25米,长为1600米。旧街道失去了往日的热闹,当年的“繁荣”随着岁月流逝,不复当年。而现在的峻头街道延伸得更长,更加宽阔平坦,两边高楼林立,商贸繁荣兴旺,昼夜灯光闪烁,人流,车流如潮,正在演绎着更为精彩的故事。

路边野菊

轶名 摄

季秋之月 鞠有黄华

□安然

喜欢喝菊花茶,尤其是野菊花泡的茶。几枝干瘪的蔫花,煮壶开水,往茶杯里冲泡,一点一点舒展成一杯香茗。慢慢品一口,只觉一股冷香沁人心脾,那清新中夹杂着野味的芳香,让人有些神思如天马行空。心也在茶香里野了一回。

秋日的旷野是萧条的,因了秋风,更兼秋雨。

又到了一年深秋,野菊花开放的时节,去乡村采摘野菊花,乘坐的车子奔驰在老家宽阔的沥青路上。车窗外,秋风飒飒,凉意袭人。时间已是秋末,草木渐变枯黄,万物凋零。及目处,那一片片收割之后的田地,如盛宴之后的舞台,裸露着大片的肌肤。又见一簇一簇的黄,一丛一丛的黄,宛如耀眼的星星,散落在苍茫的天地间,格外醒目。不由得心生惊喜,是的,黄色的野菊花!

记起《礼记·月令篇》中有“季秋之月,鞠有黄华。”菊,秋月开花,野生种。花,是黄色的。菊,淡雅,脱俗,清逸,孤傲,悠然恬静,无欲无求,不争不躁。黄色是最辉煌、最明亮、最温暖的色调,使人愉快,温馨。

“野菊花”,因了“野”字,是那么的自由散漫的生长、自由散漫的开花,这里一簇,那里一片,开在曲折的田间小径边,开在贫瘠的山坡野地上,开在塘坝沟渠坎,甚至毫无畏惧地绽放在悬崖峭壁的缝隙间。

野菊花性格坚强,生长不择环境,不畏寒霜。不管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,也不管是山坡草地还是湿地路旁,更不管是风雨中还是阳光下,她都能茁壮生长,激情绽放。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,又有些招摇张扬,野性中含着娇羞,散漫却极为团结,争相开放,散发着清香,共同将秋天装扮得靓丽。

大地在经历了春的烂漫、夏的火热、秋的丰硕之后,将迎来冬的寒煞。在秋末冬初的时节,百花谢去,田野里唯有金黄的野菊花,傲霜独开,灿若云霞。正因为她是冬季来临前田野里最后开的花,所以会引起人们无限遐想,引起人们对春、夏、秋三季的记挂。古往今来好多文人墨客都以野菊花为素材,赞美她,把感情抒发。如唐朝元稹的《菊花》诗:“秋丛绕舍似陶家,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就表达了其对野菊花的爱慕有加,而为后人所赏夸。

野菊花开芳香远,美好记忆比蜜甜。野菊花没有观赏菊的硕大花朵和缤纷色彩,城市难觅她的芳踪,花园更无她的地盘。她立足于乡村荒原。乡村生长的孩子对她有感情,因为野菊花陪他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秋天,遍地的野菊花便会染黄路畔,染黄田边。我和小伙伴们上学放学走在路上,看着金色的野菊花,闻着醉人的花香,便会情不自禁地唱起那首儿歌《野菊花》:“野菊花开金黄妍,扮靓祖国美家园。不怕冷风和霜寒,花香四溢醉千山”。有时还会信手折一束,拿回家插入瓶罐,细细观看。特别是女孩子,对野菊花分外喜欢,她们编花环,妆乌辫,惹得我们这些男孩子们嫉妒又羡慕。

野菊花虽然普通平凡,但作用却不一般。她不仅可以美化环境,净化空气,还能清热解毒,疏风平肝。花朵经过炮制后可以入药,可以泡茶喝,明双目、解心烦。记得小时候母亲眼睛不太好,到了秋季便会带着我去地边、沟壑、山坡、岩坎边摘含苞未放的野菊花团。我当时很不明白,便问母亲,母亲说:“晒干泡水喝,能明亮眼睛。”从那时起,我知道野菊花不但可以供我们观赏,还可以当茶喝,亮双眼。我对野菊花的热爱更是有增无减。

当我进入不惑之年,母亲视我工作繁忙,晚上不是办公就是看书,要我养成喝茶习惯,特别是喝野菊花茶。野菊花由母亲采摘来的,晒干,然后寄给我。

野菊花性寒,用来降火最好不过。我住老家时的邻居,每到秋天,必去山上采摘大量的野菊花,摊开在院子里,拣择,上笼蒸,晾晒,收藏。那时节,小小的农家院落,终日笼罩着野菊花略带苦味的清香。有人上火了,牙龈肿胀、咽喉疼痛,捏一撮放在杯子里,沸水冲泡,浓浓的一杯下去,停几个时辰就会见效。只是它味道极为苦涩,要喝下它,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
我喜欢喝菊花茶,尤其是野菊花冲泡的茶,端起了茶杯,喝了一杯又一杯。自母亲离世后,我自己采摘野菊花,自制茶了。

喝着野菊花茶,赞美野菊花。花如人生,人生似花。花开美丽,花谢从容。只想,淡如一枝野菊,在那繁华尽处,独自静美生香。

本报地址:普陀区东港海印路426号 问询电话:0580-3805576 3805901 邮政编码:316100 广告招商热线:13506600070 印刷: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本报法律顾问: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徐舟波律师